

作者序

除非啟示的媒介遍布於所有存在物，
不可能有任何特別的啟示。

威廉·田普（William Temple）

當 1980 年英文版「神的傑作」開始發行時，班德醫生、出版者與我懷著惶恐的心情等待著。那是一部不易寫成，內容很難表達完全的書。一般市面上，這類信仰方面隱喻的書不多，因此沒有人猜得出讀者反應如何。

當我在編寫該書時，覺得自己好似在同時寫三本書一樣。我一方面想介紹班德醫生一生，在英國及印度種種奇妙的經歷；另一方面又在想怎樣運用吸引人的筆法，將人體的奧祕及其中所含的醫學資料介紹給讀者；當然，該書最重要的重點，還是透過有時表達驚喜、有時表達讚美，與有時預言挑戰的隱喻，找出它屬靈的層次。

在幾乎是每一章每一頁中，我都希望能保持以上三項特色的均衡，然而另一方面我又覺得這三本同時試寫的書似乎在不平衡地成長，我則努力要使三種特色歸為一書，這平衡的工作很不容易作成，但我努力不懈。班德醫生是個擁有特殊恩賜的人，雖然行醫已達四十年之久，他對人體的偉大卻仍帶著孩子般的好奇心；二十多年的宣教，使他對基督教的真理有著既新鮮，又深刻的認識；他與病人交往的經驗往往十分戲劇化，刺激又有趣，讓我大開眼界。

本書「神的形像」的筆法與前書「神的傑作」大同小異，卻不是前書的延續，因在我們合作之初，兩人都已定意有出兩本書的計畫。「神的傑作」強調每個細胞及各種功能在基督肢體內，分別所扮演不同的角色；本書則強調連結，導引各肢體發揮功能的力量，以及神在其中所扮的角色。

在每主要段落之前，我們都會簡介人體的功能。沙孚克里斯（Sophocles 古希臘作家）稱人體是宇宙奇觀中最大的奇觀，幾千年來科學家們的鑽研只不過印證沙氏的話是對的，人體的奧妙實在比沙氏所能想像的更為奧妙。

我們相信研究人體的努力是值得的，它還能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好處，新約聖經中有三十次用人體來比喻基督的身體——教會，信徒是這宇宙性身體上不同的肢體，基督是身體的頭。雖然我們不認為神是為了表達教會屬靈的意義才創造人的身體，人類生理的特色並不能完全用來彰顯屬靈的真理，但人體與屬靈身體的相似卻是不容否認的，因為它們都出自神的手筆。

一個大藝術家可以用各種不同的媒體來表達創作，不論作品多少，其風格、內涵及格調是統一的。同樣，這位至高的藝術家也可以在各式不同的作品中留下手跡，望遠鏡中的銀河、恆星與行星，與顯微鏡下的原子、電子和分子，你會看到其結構及型態上的相似處，因這兩個層次的實體都是出於神的設計。同樣，創造設計人身體的神，也感動新約作者們，從其模式中去尋找屬靈真理。

「象徵」一詞的希臘原文意為「越過」，在本書中，我們則試著在可見的物質世界與看不見的靈界中架起一道橋，

如果我們犯了引申過度的毛病，則請讀者包涵，我們無意在此發展出新的神學，我們只想藉著人體的比喻，說明這個神已經啟示的真理。

直到十八世紀末以前，科學被人視為直接尋找神的一條路，當哥白尼、克卜勒、伽利略及牛頓等人致力於新發現時，他們相信這些發現有助於人類更多了解神，他們認為世界可以彰顯神的本性。然而今天沒有人對科學再持這種看法了！我們盼望此書是個例外，布雷克（William Blake 英國詩人）說得好：「人的知覺若被清理乾淨，一切事物都會顯出它的本性來：永無窮盡。」

——楊腓力

與楊腓力先生的合作，使我完成了我自己不可能獨力寫成的兩本書。這兩本書中的觀念和故事多半出自我這外科醫生和生物學家的經驗，當我在印度的醫學院教學時，我總試著融合學生的醫學新知與基督教的信仰。有些觀念是早在維羅市的基督教醫學院的小教堂中與學生們分享過的，這些手稿在抽屜中躺了許多年，最後當我想把它們付印，與更多的讀者分享，就在此時，我遇到了楊腓力先生。

我期望他能用楊腓力的文筆將我的資料用易讀的方式表達出來，這一點他不但做到了，而且超過了。在我們相遇前，他已經在研究疼痛與苦難對人信仰的影響，有了我的筆記與談話的錄音帶，他更進一步地廣閱其他資料，研究人體的結構及細胞的功能，等到他開始寫作，在許多方面，他的書好像是由生物學及神學方面的專家執筆。

很快的，這不再是「我的」書，成為了一本「我們的」書，他潤飾並磨平了我粗陋的觀念，也向我原先的一些觀念提出挑戰。當本書的初稿剛完成時，我發現自己必須停下來，仔細思考一些生物學及基督教神學上，我原先所沒有的觀念，新資料大大提高了原稿的素質，進一步的研討與切磋琢磨，反覆的重寫，這種動態創造的經驗，也幫助了我倆靈性的長進。

楊腓力堅持為了維繫本書的一貫性，書中所有的第一人稱都應改用單數——「我」——來表達，而不是共同作者的「我們」。然而根據前書「神的傑作」讓我十分困擾的經驗，讀者來信時多半以為該書的資料全由我提供，楊腓力只是執筆修飾，增加書的可讀性而已。這個想法是錯的，因為其中固然有我一字不變的資料，也有他根據我的資料重新編寫的部分，部分也是他的研讀思想所得；更有甚者，書中也有資料是腓力提供，由我反過來編輯修改而成的。

在本序前文中，楊腓力已經提到寫成此書時他想維持內容三種特色平衡時的不易，但有一點是他沒有提及的，就是在使全書兩個作者的思路能一氣呵成時所作的努力，雖然書中敘事者只是「我」，這實在是兩人合作才完全的一部作品。在寫作期間，我們更體會到神的同在，我們深願神與聖靈能由此書中得到榮耀，我們也感謝聖靈在過程中的幫助。願你閱讀此書時，聖靈親自成為你的導師，使你聽到的不是我與楊腓力的聲音，而是以基督為首的身體中，眾肢體所發出來的聲音。

——保羅·班德